

# 魏晉

王升◎著

那些人 那些事 一直在我们身边



## 风尚志

浪荡不羁的表演书写出黑暗年代的生存智慧

魏晉  
风尚志

王升◎著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风尚志 / 王升著. —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80733-599-3

I . ①魏… II . ①王… III . ①知识分子—中国—魏晋南北朝  
时代—通俗读物 IV . ① D691.7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3926 号

策 划：何科汶

责任编辑：李 蓓

见习编辑：赵 妮

特约编辑：胡伟叶

装帧设计：荆棘设计

书 名：魏晋风尚志

著 者：王 升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 gwxcbs@126.com

电话：0512-65233679 传真：0512-6522075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 1000 1/16

印 张：14.5

版 次：2011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3-599-3

定 价：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010-65421289

# 目 录

- 壹·壹 乱世野坟哭悠悠 /1
  - 一 乱世痴儿 /1
  - 二 放浪形骸 /7
- 壹·贰 酒罢挥剑斩樊笼 /14
  - 一 士人嗜酒 /14
  - 二 借酒抗礼 /18
- 贰·壹 勒马踟蹰儒道口 /21
  - 一 苦难社会 /21
  - 二 生命皈依 /25
- 贰·贰 风云变幻帝王家 /28
  - 一 曹门三杰 /28
  - 二 司马三帝 /34
- 叁·壹 君子之交淡如水 /39
  - 一 嵇康托孤 /39
  - 二 异类叔侄 /45
  - 三 仕场交际草 /47
- 叁·贰 莲花频灿舒舌蕾 /51
  - 一 魏晋玄学 /51
  - 二 清谈之风 /58
- 肆·壹 云袖花靴诗中仙 /64
  - 一 诗的面纱 /64
  - 二 冰心诗魂 /68
- 肆·贰 怀古忧世究人伦 /73
  - 一 魏晋文风 /73
  - 二 言由心生 /77

- 伍·壹 飘似浮云矫若龙 /82
  - 一 魏晋书法 /82
  - 二 兰亭世家 /86
- 伍·贰 铁画银钩引神涎 /91
  - 一 魏晋绘画 /91
  - 二 美若洛神 /96
- 陆·壹 犹恍天籁萦千古 /99
  - 一 魏晋音乐 /99
  - 二 广陵散歿 /104
- 陆·贰 东篱菊下锄花泥 /108
  - 一 隐逸之风 /108
  - 二 五柳先生 /113
- 柒·壹 铁衣猎猎清风拂 /119
  - 一 竖子成名 /119
  - 二 迎风摆柳 /122
  - 三 经世治国 /126
- 柒·贰 魏晋士人爱科学 /130
  - 一 科学时尚 /130
  - 二 科学自娱 /134
  - 三 恐怖瘟疫 /137
  - 四 军工科技 /140
- 捌·壹 不恋亭榭居草舍 /144
  - 一 隐士之风 /144
  - 二 拥抱自然 /149
- 捌·贰 青瓷褐漆篆石碑 /152
  - 一 魏晋纺织 /152
  - 二 魏晋陶瓷 /156
  - 三 魏晋首饰 /158

- 玖·壹 胡糜汉羹一锅端/160
  - 一 民间饮食/160
  - 二 宫廷饮食/163
  - 三 极端吃风/165
- 玖·贰 子孝弟悌世同堂/170
  - 一 孝悌之风/170
  - 二 和峤生孝/172
  - 三 王戎死孝/176
- 拾·壹 体秀貌美风流骨/180
  - 一 檀奴潘安/180
  - 二 看杀卫玠/187
- 拾·贰 挥鞭逐鹿安江南/191
  - 一 静如处子/191
  - 二 动若脱兔/196
- 拾壹·壹 巾幗须眉竞比高/202
  - 一 妇女解放/202
  - 二 机巧才女/208
  - 三 爱我一个/212
- 拾壹·贰 纵情何须衣蔽体/215
  - 一 服饰风格/215
  - 二 服饰文化/220

# 壹·壹 乱世野坟哭悠悠

## 一 乱世痴儿

魏晋乱世一个痴儿的故事，或许应该从公元 675 年中国江西南昌赣江滨的一场豪门饮宴说开去。

此时恰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初唐时代。经历了大唐开国后两代人的励精图治，这时候的中国，已经是雄踞东亚大陆的最强帝国。其治下的中国百姓，早已告别了之前数百年南北分裂战乱的苦难，享受着和平繁荣的生活。这时代的中国人，即使是最普通的老百姓，比起先前魏晋南北朝时代烽火连天的苦难岁月，可以说是“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中”。

这场饮宴的成员，就是那些“长在蜜罐中”的上等人。参加宴会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凡响的显赫背景，或是豪门贵族家的“官二代”“富二代”，或是享誉当时的“时尚文化人物”，再就是政坛地位显赫的名流们。饮宴的地点，是一座历经十数年竣工的豪华楼宇，饮宴的主持人，就是当时江西的父母官——洪州牧阎伯屿。这是一场高档次的聚会。

既是高档次的聚会，必有高档次的主题：为这栋新落成的豪华楼宇，写一篇高品质的文章。这是唐朝“上流社会”的聚会风俗，也是才子们一展身手的时候。写好了一夜成名，甚至名垂青史，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这么重大的主题，早已“内定”了人选：洪州牧都督阎伯屿的女婿。人家尽了东道，自然要给面子不是？所以饮宴开始后，阎伯屿虚情假意地邀请来宾们挥毫泼墨，来宾们也虚与委蛇地婉言谢绝，一心就等着阎伯屿的乘龙快婿出风头了。都是场面上的人，得识相。

然而世事总有意外，却还真有个不识相的年轻人。阎伯屿邀请到他那里，非但不婉言谢绝，反而大模大样的挥毫泼墨。这么不上路，自然招了众怒。年轻人穿着寻常，大家高谈阔论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也不知什么来路。但再有来路，不上路也要挨骂的。阎伯屿嘴里不说，来宾们却看不过去了，年轻人写一句，围观群众就嘘一句，再华丽的辞赋，也鸡蛋里挑骨头似的找毛病，从开头一直找到中间。年轻人接着写，背后的挑刺声愈高，恼火女婿出不了风头却还要保持风度的阎伯屿，脸就拉得越长。

直到写下这一句的时候，宴会全场如刹那间断了电似的一般哑然。半天不见动静，先前的挑刺声尽皆失语，方才脸拉得比马脸长的阎伯屿，登时改容易色，细细回味良久，却忽而拍案叫绝：千古名句，真千古名句也！

然后，就看着来宾们也纷纷噤声，自觉不自觉地反复低语，细细回想着这千古名句：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这场因为一个年轻人“不识相”而横生波折的饮宴，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话：这座落成竣工的豪华楼阁，就是大名鼎鼎的滕王阁。这个“不识相”的年轻人，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唐朝诗人王勃。这段“不识相”却成为千古名篇的文章，就是今天依然载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滕王阁序》。

然而佳话之外，却同样牵出了一位痴儿。那句让全场来宾改容易色的名句，之所以引来击节叫好声如潮。不止因为王勃生花的妙笔，更因为刹那之间，他引起了唐朝人对一位先人的思念：那位表面“猖狂”，却“穷途之哭”的痴儿——阮籍。

性格孤傲的王勃，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人，倾注这般深情的笔墨。“生在蜜罐里”的唐朝人，为何在时过境迁数百年后，对他有如此深切的怀念。其实，与其说怀念阮籍这个人，不如说是怀念魏晋这样一个富有独特魔力的时代，怀念在那政治血雨腥风，天下战乱流离的确

烟中，深藏的特立独行的自由精神。拥有这一切的魏晋，就好像是记忆海洋上一座神秘的岛屿。特立独行的阮籍，就是当后人再回首，寻觅这一座岛屿时，所能看到的第一盏明亮的灯塔。

阮籍，字嗣宗，河南陈留人。魏晋名士中的杰出“通才”，在哲学、音律、诗词创作等方面，都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贡献。魏晋“竹林七贤”，他是其中之一，更是旗帜性人物。

比起他在各类文学体裁中的造诣，乃至他留给后世的传世思想。他在后人中比较出名的，就是他的“猖狂”。如果历史好比电影，就像是说到黑白革命战争片里的汉奸，我们会想到葛存壮，说到革命战士的威武不屈，我们会想到董香玲，说到流传后世的“魏晋风度”，尤其是其中的放荡不羁，天马行空，后人脑海里第一个闪现的，也无疑是阮籍。在那一代魏晋士人中，他是一位极度高光的明星。当然，更是一位很“猖狂”的明星。

如果单看阮籍的身世，他真是想不猖狂都难。阮籍的父亲，就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那是三国时期与曹家三父子齐名的文学英杰。说起这个人的一些事，不难看出阮籍后来的“猖狂”，着实是有遗传的。阮瑀早年得到曹操赏识，欲请他出来做官，但阮才子眼光甚高，反瞧不上曹操，几番邀请都说不上，直把曹操最后逼急了，派兵将阮瑀隐居的山林团团包围，大手一挥放火烧山，才把阮瑀逼了出来。被逼出来的阮瑀，到了曹操身边，却时刻不忘“装逼”，即便是和曹操说话，也时常语气犯冲，动不动就是“我比你懂”的气概。号称“奸雄”的曹操哪受得了这个气，找机会就要杀杀他的傲气。终于机会找到了：一日曹操饮宴，故意把阮瑀安排在乐队之中，在那个年代，乐队属于下九流职业，是士人瞧不起的低贱活，让阮瑀进乐队演奏，其实就是在大庭广众下当众羞辱他。这种做法，在那年头摊上脸皮薄的，不羞愤自杀，也得气得吐血。可阮瑀的脸皮却着实厚，见状非但不恼，反而大摇大摆得坐下来演奏，一曲绕梁妙音，直把众人听得如醉如痴，特别是他弹唱的“奕奕天门开，大魏朝天运”一句，把原本恼火无比

的曹操，顿时哄得心花怒放，当场任命阮瑀做司空谋祭酒，这个职务相当于曹操本人的机要秘书。从此以后，曹操的手书、檄文，大多都是出自阮瑀之手。先装逼，再忍辱，最后示好，猖狂的阮瑀，用他一气呵成的连贯动作，谋来了一个好出身。

虽然有这样一个猖狂爹，但阮籍从小的命却苦得很，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从小生活清贫，却毫不认命，发奋读书。在刻苦和才学两条上，颇有他父亲当年的影子，而在猖狂这点上，他从年轻时候开始就青出于蓝了。阮瑀当年装逼，不过是冲曹操本人，阮籍却连古人都不放过，甚至还专挑大人物，比如他最著名的，就是游览广武山。这是当年楚汉战争时期的遗址，发生过那场决定中国统一命运的大会战。古往今来，不断有人在这里缅怀往事，咏叹情怀，大多都是慨叹那段历史的悲壮惨烈，要么就是神往当年英雄的风姿。可换到年轻气盛的阮籍身上，却大大咧咧地把古人全否了。青山绿水间慨然高呼：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横扫天下的刘邦，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到了他眼里全成了流氓孩子。这份猖狂，即使在当时人眼里，也简直是自恋得没边。

一个连古人都鄙视的人，自然是逮谁鄙视谁，从年轻时候开始，阮籍就是一个狂得没边的人。当时的魏晋士人，经常有各种类型的聚会，年轻的阮籍也经常参加，到了就指点江山，对当时流行的儒学主流思想，更是听一句骂一句，要有人敢和他辩论，那可来了精神，滔滔不绝几天几夜，半句重样的都没有。按照《晋书》的记录，他当时的行为，简直是“神经”得可以。经常驾着马车到处乱窜，不知道要去哪里，直到跑得没路了，才号哭一场回来。这种行为，大体就和现代人开着豪车在城市里酒驾一样，搞不好还要被“人肉搜索”。放在魏晋时代，更是特立独行的举动了。他从年轻时候就饮酒，每次饮宴，都必定要喝个酩酊大醉回来。甚至回到家也继续喝，人家找他讨论工作，他边听边喝，轮到他发言了，却见他已经鼾声如雷了。有时候喝高了，还不忘去玩玩行为艺术，要么是光着膀子在城市里大呼小叫，

要么就是披头散发地弹琴，他音律事业上的杰出成就，相当多都是这么搞出来的。关于这些行为，现代的历史书中，大都是赞美声一片，有说他对抗封建礼教的，有说他思想高洁的，但放在那时代，如此猖狂加神经，基本就是一个十足的“非主流”。

不管在哪个时代，“非主流”都是不招人喜欢的，“非主流”的阮籍，凭他的这些行为，在后世中火了，但火的原因，却不仅仅是“非主流”这么简单。今人说到阮籍，常喜欢引王勃《滕王阁序》中的那一句“阮籍猖狂”，但关于这句的前后内容，却基本选择性失明了。其实，那另外的两句话，才是阮籍真实命运的缩影。

首先就是前面一句：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

这句话看似和阮籍八竿子打不着，其实却渊源颇深。王勃的《滕王阁序》，从体裁上讲属于骈体文。按照骈体文的写作规矩，相互的两句，表达意思要统一，语言要对仗工整。王勃所写的孟尝君空怀报国之心命运，也因此同样指代了另一个人：阮籍。

现代人说到阮籍，往往给他头上加一大堆荣誉：比如学问家、音乐家，甚至现代许多“非主流”也来凑热闹，非要给他加一个“行为艺术家”。其实这家那家，于阮籍而言，可以说“神马都是浮云”，真正贯穿他人生始终的，是一个深藏心灵的理想：报国！

这一条，从阮籍早年猖狂的挑衅刘邦、项羽，就可看出几分端倪：所谓“时无英雄”的慨叹，不止是挑战古人，更有自比当今的气魄。既然刘邦、项羽都不是英雄，那么能做英雄的，自然就只有自己了。这不只是一个年轻人的张狂，更是一个热血青年的理想。

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比起时无英雄的楚汉之争来，阮籍却没有赶上好时候。从他年轻时候开始，一度牛气哄哄的曹魏王朝，却早已未老先衰。曹家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被新兴的司马家族日益把持大权。阮籍年轻的时候，正是曹氏宗族的大将军曹芳，与权臣司马懿父子争权夺利到白热化的时代。内部倾轧连环，多少人仅仅因为站错了队，顷刻间就死于非命。这种环境下，说报国容易，可关

键是报给谁？曹芳曾经非常赏识阮籍，多次征召他出来做官，都被阮籍拒绝了。这并不是像他父亲一样装逼，而是实在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事实果然如阮籍所料，曹芳确实是扶不起的阿斗，几个回合下来，就让司马懿杀的片甲不留，当时曹芳的宗族大都被司马家族屠戮，更借机株连士人无数，之后从司马懿到司马昭，中国北方一直处于高压政治中，说错一句话，乃至跟错一个人，杀身之祸是说来就来。比如阮籍的好友嵇康，就是这样死于非命的。

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士人阶层自然人人自危，纷纷想出各种办法来避祸，有醉心于业余生活的，有远离政治中心到处游山玩水的，放到阮籍身上，也就剩了一种选择：装狂。选择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让他的“非主流”，狂到地球人都知道。这一招，其实他的父亲也用过，当年曹操征召的时候，阮瑀并非不知道凶险，所谓的先装逼，再忍辱，最后示好，其实是把握住了曹操的心脉，给曹操卖命没问题，关键要卖个好价钱，在正确的时间地点，赶上曹操最正确的心情，得到他最正确的任命。遗传到阮籍身上，卖个好价钱不指望了，保身才是第一，担惊受怕，小心翼翼，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所谓物极必反，猖狂示于人，反而是一种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手段。就像一只弱小的刺猬，给全身披上一身刺一样，猖狂就是阮籍保护自己的刺。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猖狂一生的阮籍，在放荡不羁中，却也深藏着深深的痛苦，一个青年时代励志要超越前人，成为英雄的人，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却不得不隐藏起昔日的雄心壮志，其中的愤懑可想而知。先前说的他醉酒，故意当着同僚的面呼呼大睡，其实是为了避免祸从口出。至于他在城乡飙车，走到无路的时候嚎哭而回。啼笑皆非中，却更深藏着壮志难酬的苦痛。驾车的路是无路可走的，生活的路又去何处找寻呢？

所以有了王勃那一句深深的叹息：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猖狂的外表下，绝不是潇洒的心，而是积郁一生的深深苦痛，理想幻灭的无奈与悲伤，得过且过却不甘心的内心挣扎，恰如那首他著名的诗：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相信这才是阮籍后来得到无数后人景仰的原因，真正的士人，仰慕的绝不是他天马行空的生活，放荡不羁的外表，更有他心灵的矛盾挣扎，壮志难酬的悲伤。尤其是对于后来所有曾经拥有雄心壮志，却不得不经理想幻灭的中国人来说，阮籍，仿佛是历史长夜投下的重重倒影，让无数的后来人感叹命运的相似，深深的顾影自叹。

## 二 放浪形骸

尘烟四起，沙砾遍布。这里，没有亭榭阁宇，没有蝶舞花艳。有的只是茅屋前庭，鸡犬相斗。晨则耕，午则憩，夜则眠。神秘的天地自然彻彻底底向世人敞开了胸怀，苦闷的人儿恣意地在其中挥斥着他们满腔的愤懑，倾吐着他们些许的无奈，此刻此地，只想扯开身上那些粗布麻衣，露出精赤的身子，在这莽莽的林海中肆意奔跑、长啸。

所以，就有了魏晋人的一大生活特征——放浪形骸。

魏晋士人的放浪形骸，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绝对的异类，甚至可以说，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没有哪一个朝代，像魏晋的知识分子一样“没正形”。后世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们，也纷纷把魏晋知识分子的放浪形骸，当成一种生活的向往，尤其是生活在专制社会的知识分子，更向往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明朝画家徐文长就曾在自己的诗歌中，表达了对魏晋生活的向往，在他的眼里，魏晋是一个自由开放，知识分子可以无拘无束施展理想的美好时代。晚明思想家李卓吾，也曾在自己的文集中，表达了生不逢时，恨自己没有生活在魏晋的感叹，对于一辈子和封建礼教斗争的他来说，儒家礼教崩溃的魏晋，才是他应该投奔的美好生活。但是，后人的这些赞誉，其实更多地流于魏晋生活的表面，魏晋在某些方面，确实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比如礼法、道德方面的框架，可谓少之又少，但是许多向往魏晋的后人

们，很显然是“光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他们只看到了魏晋知识分子的海阔天空，恣意行乐，却被这一切遮住了眼睛，在魏晋士人无限自由的背后，更深藏着无限的愁苦与悲伤。

魏晋的开端，是曹魏时代，从曹魏时代一直到司马昭专权，这非但不是个崇尚自由的时代，相反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著名的黑暗时期。这时期的主要特点，一是对言论的扼杀，一句不合时宜的言论，就有可能遭到陷害；二是对世家大族知识分子的打压，就算你不犯错误，也会被扣上种种罪名。在那个年代里，老实巴交的人，有可能会招祸，率意天真的人，同样可能会招祸。以竹林七贤为例，其中著名的嵇康，就是因为行为的傲慢，得罪了当时的权贵钟会，以至于最后招来杀身之祸。这样一个对知识阶层高度恐怖的黑暗时代，远远不是许多后人心中想象的那般美好。

魏晋的动荡，让世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有太多抱负和理想想要实现，可世态的纷乱和集团的倾轧，世人在不放弃品格和原则的坚持下，能做的仅仅是思考如何避祸保身。还有什么比生命还重要？他们只是祈求在乌云笼罩下的世界里，哪怕是仅有的一刻时间里，那云霄深处的光亮能够从密布的乌云中穿透下来，给他们照亮前行的路，好让他们去追寻那一丝丝生的希望。他们活着，或不如说他们还在坚持，始终在努力探寻生的价值。一旦顿悟，死亦何惧？权杖环伺，那虎视眈眈的礼教下，他们行走着属于自己的路，吟诵着属于自己的诗词，他们无畏却无奈，他们只是以世人难以理解的方式来诠释有种精神叫自由，有种精神叫浪漫，有种精神叫放浪形骸。

从表面上看，选择一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在一个政治高压的年代里，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但俗话说得好，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放浪形骸，就是危险的专制下，一种百分百安全的避难。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精辟的论述：“在法西斯统治的年代里，想要活下去，要么成为一个傻子，要么成为一个疯子。”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极度专制时期，装疯或者卖傻，也是

中国知识分子的明哲保身之术。以后来明朝朱元璋时代高度专制为例，在当时连兴胡蓝大案，全国遭屠杀的官员士子过万的大恐怖下，就有官员装疯卖傻，以求保得平安。有一个御史为了逃祸，在家中装疯，甚至当着朱元璋派来的官员的面，大口大口地吃狗屎，他的“牺牲”最终换来了朱元璋对他的赦免，毕竟任何一个残暴的统治者，在性格上都是极其自大的人，他们不会和一个疯子或者一个傻子一般见识，君主也不例外。所以从司马昭时代开始，越来越多的魏晋士人开始选择了疯子一样的行事方式，比如阮籍的醉酒，向秀的当街行为艺术，都是一种避祸的手段。阮籍在一次耍酒疯之后，深夜写下了痛苦的诗篇，里面说自己每天就是靠着酒精来维持生活，只有在酒精之中，才能真正消除长期以来心中的不安。这其实正是这时代许多魏晋知识分子的共识，为了能够获得永远的安全，魏晋的知识分子们，越来越多地选择了疯狂。

魏晋知识分子的这种疯狂，就是放浪形骸。放浪形骸在魏晋时期，成为一种风潮，很快在知识分子之间流行起来，虽然最早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安全，但是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当知识分子们真的从放浪形骸中获得快乐和释放之后，这种最初的避祸手段，也就成了他们的最爱，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把疯狂当成一种寄托，而不仅仅是安全。因为只有在这种疯狂中，他们才能找到真实的自己。放浪形骸，从魏晋知识分子的一种行事手段，渐渐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当放浪形骸的态度深入魏晋人的骨髓时，他们从思想到行为举止都力求随意自由，对于世俗常理和官场礼节是极其抵制的。《世说新语》有云，“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以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意思是说，有一名士叫钟士季（钟会），有一日和朋友一起去拜访嵇康，嵇康在大树下锻铁，一直旁若无人地挥槌不止，愣是没有跟钟会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儿，钟会起

身准备离去，这时嵇康就问，“兄台，是为了听什么而来？又是为了见什么而离开的？”钟会回道，“为了听想听的而来，见到想见到的就离开了”。嵇康与钟会一段极其简短的对话，恰恰透出此二人性格随意，为人处事力求简洁。他们并没有遵循当时的礼俗，互相先交流恭维一番，彼此交个朋友后再研讨思想言论，然后再彬彬有礼地作揖告别，说上一大通的繁文缛节。这般言谈恣意、举止洒脱的事还不止一例。《世说新语》中还云，“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大体意思是说，王子猷（王徽之）在一个下雪的夜里，突然起了雅兴，想去拜访当时正在剡地的戴安道，于是便趁着夜色驾着小船出发了。过了一宿才到剡地，可是到了戴安道门口，王子猷并没有选择进去而是当即返回了。有人就问他这是为什么。王子猷答道，“我本来就是趁着兴致而来的，这会儿兴致没了我就自然就回去了，没有必要再见戴安道了。”王子猷何许人也？提起他父亲的大名恐怕无人不晓。王子猷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五子。此人既无绝世之才，亦无丰功伟绩，在品德方面更是乏善可陈，似乎古人所追求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他一个都沾不上边儿。他的优点恐怕就是出身名门、血统高贵而已，但即使是这等看似无雄才无高德之人，尚能做到随意洒脱，可见放浪形骸之风在当时有多盛行。

魏晋人士由魏到晋，历朝历代均礼教森严，人们在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反感束缚和牢笼，始终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追寻着自由。有人不屑权贵之交，如阮宣子，其人时常将一百贯钱挂在自己的拐杖头上，步行出入酒肆，买酒酣饮，偏不与权贵相交。有人面对高压的社会形态，生无可恋，顿悟生死，如刘伶，时常乘鹿车远行，身边仅带酒一壶，让家仆扛一锄头跟随，说，“我若是喝死了就把我埋了吧”。有人视功名声誉如粪土，如江东步兵张季鹰，此人平日里放纵不羁，有

人便劝告他，“你这般只图一时的放纵随意，难道就不想死后美名传世吗”？张季鹰云，“死后美名，还不如现在的一杯酒”。有人不为世俗眼光所拘束，魏晋人士王子平，为人洒脱，他出任荆州时，朋友相送，其中不乏名士，行至庭院，瞧见树上有一鹊巢，便脱衣卸巾，往树上爬去，这时内衣勾住了树枝，索性连内衣也一并脱了。等取完鸟鹊下树后，神色自若，旁若无人。这就是魏晋仁人贤士们对抗礼教的方式，他们以旁人认知中不可为的行为举止来尽力使自己摆脱礼教的束缚、超出世俗。他们的乖张佯狂并非都出自本意，很多时候是出于心有苦衷，可在现实中又无法释怀。阮籍的儿子阮浑，长大成人后，风韵气度都极像其父，也想学阮籍那般旷达。可阮籍对他说，“你叔叔阮咸已经这般旷达了，你就不要再如此了”。阮籍这样说是有意深意的，他这般癫狂旷达实在非他本意所欲为之。阮籍自小博览群书、才华横溢，更练得一手好剑术，长大成人后体形魁梧健硕，家庭背景又极好，父亲阮瑀更是红极一时的“建安七子”之一。他应该走的人生之路是效仿曹操那类英雄豪杰挥斥方遒、征战南北，立下赫赫战功，打下一片疆土，创造辉煌事业的。他的《咏怀·三十九》：“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便是阮籍满腹壮志雄心的最好说明。可是时运不济，当时曹氏一门以曹爽为首的党群时势俱下，根本不是司马懿父子的对手，注定是要被司马集团淘汰的。因为父亲阮瑀深受曹操知遇之恩，出身传统儒学世家的阮籍没有理由不辅助曹爽党群，可他明白如果这般下去，日后司马集团上台后，自己恐怕性命不保。既怕不忠，又惧生死，索性便装疯卖傻，故意以一副癫狂的模样示人，如此这般既能全义又能保身。当这些魏晋仁人贤士发现自己无法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时，他们只能苟且地活着，那些另类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只是他们姑且能做的无力抗争，他们于此也是在提醒自己，别忘了自己坚持的品格和原则。甚至他们

还在奢望当别人注意他们这般放浪形骸后，也能争相效仿。他们深知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共同追求自由、旷达后，才能推翻现今的统治秩序，最终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可以寄托他们理想抱负的平和的社会。

魏晋士人的放浪风，在魏晋司马昭统治时代到达了极盛，但是随着司马炎的改魏入晋，这种风潮却渐渐削弱，所谓的“魏晋风度”，从当初的“放浪形骸”，开始转向了“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比如到了司马炎统治时代，魏晋士人相互标榜的，不再是自己特立独行的生活状态，相反却是诗文唱和，大事面前临危不乱的风度。这样的变化过程，恰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嬉皮士”文化的最终隐没一样，一来一种激进的文化现象，仿佛一个人的青春期一样，最终有回归理性的一天，二来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会让文化的生活风尚发生改变：司马炎时代，采取了优待士大夫的政策，原先的政治高压已经开始松动，严密的思想控制也不如以往，士人们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不必再去采取这样的方式来避祸，同时优厚的生活待遇，也让士人有了更多的追求。魏晋初期一代人的“放浪形骸”“政治理想”，被距离他们身后最近一代人的“享受人生”“奢靡浮华”所取代。在经过了让后人心驰神往的激情燃烧后，却渐渐转入了浮华与堕落。阮籍他们放浪形骸的外表，被后人有样学样，他们深深的哲学思考，与治世的理想，却被他们的模仿者们遗忘。所以，才有了西晋中后期中国整个知识阶层的腐化堕落。这是魏晋这个特殊时代造就的现象，在一个旧思想崩溃，新思想未曾诞生的时代，信仰的坍塌，道德体系的崩溃，就带来了这种特殊的乱象。对于那个时代这类现象的每一个代表来说，都只能说是一种悲剧。如果我们用阮籍驾车的例子，来做一个类比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说：那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都曾像阮籍一样，试图找到一条全新的道路，在经过了无数次无路可走的痛苦后，他们索性放弃了努力，开始坐在原地，享受生活虚华的狂欢。